

二霏柠萌/著
ER FEI NING MENG
WORKS

妃别闹了

FU REN,
BIE NAO LE

花火爆笑出品
最笑料百出的
“后宫秘史”



简晚颜每天很心累！
要束胸！要挣钱！
还要提防奸诈的怪皇上！



每天都被自己帅醒的皇上，
却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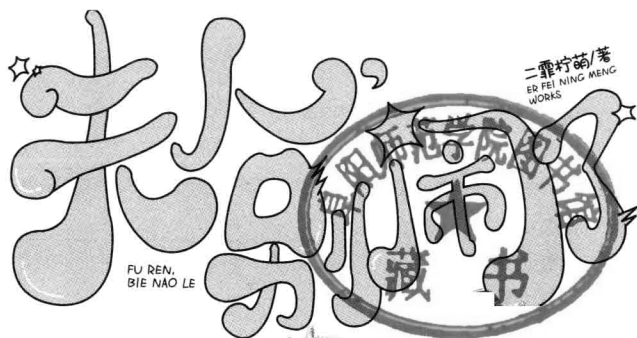
!!喜好与众不同!!

当他发现自己
喜欢上简晚颜时，
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他竟然对一个“内侍”
有感觉了？**

一定是他打开的
方式不对！

堂堂连国皇上，摊上最花样百出的“小内侍”，
夫人，咱能别闹了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夫人, 别闹了 / 二霏柠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52-0

I. ①夫… II. ①二…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1563 号

书 名	夫人, 别闹了
编 者	二霏柠萌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黄 欢 彭思琪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周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52-0
定 价	24.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他要应聘内侍	001
第二章	舌尖上的烤土豆	015
第三章	都说内侍少根筋	025
第四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037
第五章	约法三章	054
第六章	皇上，您真逗	068
第七章	朕就是护着她	078
第八章	皇上，大事不好了	089
第九章	你要对朕负责	111
第十章	公平竞争	132



C O N T E N T S

目录

第十一章	朕相信你	150
第十二章	患难见真心	163
第十三章	不祥的预感	181
第十四章	内侍有喜了	197
第十五章	身份之谜	215
第十六章	欺骗和背叛	233
第十七章	凭空而来的爹	247
第十八章	我们成家吧	275



七月盛夏，京城最美的时节。吆喝声覆盖了整个京城，处处皆繁华。正值晴空当头，一身男装的蔺晚颜晃悠着手臂招摇地走在大街上。她伸了个懒腰，贪婪地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享受着一身的轻盈。

只是……

“咕——”好吧，她承认，她确实有些饿了。

话说自她半个月前失足落水醒来以来，还没享受够清福，就被那自以为是的丞相爹爹逼婚了。而她，为了谋求未来的幸福，带着仅有的十两银子便毅然逃婚了。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蔺晚颜能用仅有的十两银子撑到现在，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如果一开始她没有手一痒把银子全买了小吃，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归根到底，还是她那个丞相老爹的错啊！

“唉——”她摇摇头，停下脚步。

正伤感着，便无意中看到不远处一群人围在一起争先恐后地嚷嚷着什么，出于好奇心，她也围了过去。

“名额有限，现在宫女和内侍的名额还剩一个，各位不要急，也

不要抢！”坐在圆桌旁的老嬷嬷耐心地在那大红纸上登记着。

“喊。”蔺晚颜撇撇嘴，不就是宫女吗？这有什么好当的，要是混不出头宫女可是死得最惨的，她就是当内侍也绝不当宫女。

可是，众所周知，女人是善变的动物。蔺晚颜很快就改观了，只因贴在城墙上的招聘单上赫然写着招聘优待：“包吃包住，每月二两俸禄！”

她咽了口唾沫，拼命挤进了人群，像集市上的买菜大妈似的吼道：“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就在这时，“砰”的一声，震住了所有人，周遭顿时安静了下来。

蔺晚颜看着那摆在桌上的金元宝刹那间花了眼，正想伸手摸几下，却被人抢了先。抬头一看，正是那管事的嬷嬷。

“好了，这位姑娘，最后一个宫女名额，留给你了！”老嬷嬷笑呵呵地拿起笔做了登记，将那金元宝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蔺晚颜抬头望向那出手大方的姑娘，却见她面目清秀、衣着不凡，怎么看都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眼见这最后一个名额没了，来参加应聘的姑娘们都一哄而散，唯独一袭男装的蔺晚颜还傻愣在那里。半天，老嬷嬷才注意到她，极其不耐烦地道：“你到底是不是来应聘的啊？要不是就赶紧走人，别在这儿碍老娘的眼。”

蔺晚颜委屈地撇撇嘴，可一想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去处，便咬紧牙关道：“是！”

“嗯哼，剩下的职位只有内侍了，你可想清楚了？”老嬷嬷嗤笑道，眸子里满是轻蔑，似乎有些不相信她这样俊俏的“公子”会甘愿进宫当一个小小的内侍。

蔺晚颜抿了抿唇，犹豫片刻，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毕竟只要能混口饭吃，不是啥丢节操的事，她都能接受。再说了，这内侍可比宫女要保险多了。



看她一脸坚定的表情，老嬷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朝她伸出了手。

蔺晚颜不解地眨眨眼，却听她不耐烦道：“愣什么？拿银子啊！”

银子？她没有啊！蔺晚颜尴尬地傻笑，结结巴巴道：“我，我没有银子……”

“没银子？没银子你还来做什么？赶紧走！”老嬷嬷气愤地收回自己的手，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浑浊的眼里满是不屑与气愤。

蔺晚颜有些不甘心，毕竟当下这颜面远比不上饭碗重要。她转了转眼珠，目光一闪，转而双手合十，可怜兮兮地望着她，道：“老嬷嬷，求求你了，就让我去宫中当差吧。等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俸禄，一定把这些银子补上！”

“真的？”老嬷嬷将信将疑地抬起头来，狐疑道。

蔺晚颜猛地点头，怎料那不知好歹的老嬷嬷又立即摆摆手，一脸不耐烦道：“那也不行！万一你到时候赖账，我还不得白白搭上这点银子？”

就在这时，方才那个出手大方的姑娘走上前来，从怀里又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道：“这位小哥的钱就由我出了吧。”

闻言，蔺晚颜看着那银光闪闪的银子，登时感慨万千。早知道会这样她就不当内侍了，直接装可怜让她把钱给自己不就行了吗？只可惜眼下已经来不及了——

那见钱眼开的老嬷嬷一把抓过桌上的银子紧紧地攥在手里，还生怕是假的，放在嘴里咬了咬，确认无误这才乐呵呵地收起来。然后拿起毛笔在内侍登记簿上准备写字，笑眯眯地问道：“姓名？”

“蔺……不，等我先想想。”

老嬷嬷焦躁地拍了拍桌子，催促道：“名字！名字！”

“呃——蔺……宝！对，就是蔺宝！”她兴奋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完全无视老嬷嬷鄙薄的神情，用自己的乳名充当正名，这被发

现的概率应该不大吧？

这么想着，便只见老嬷嬷无奈地叹了口气，用毛笔沾了墨汁在上面写下她的名字。随即挥了挥手让身旁的两个侍卫将蔺晚颜和那个姑娘带进了身后的净身房。

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当内侍，蔺晚颜难免有些紧张。她咽了口唾沫，哆嗦着双腿，囫囵地问道：“姐姐，你之前当过内侍吗？”

闻言，那姑娘淡淡道：“没有。”

蔺晚颜听了，附和着点点头，半晌才想起来问她：“那姐姐叫什么名字啊？等日后我拿了俸禄好找你还你钱。”

“区区小钱不足挂齿，还有小哥日后叫奴家素素便可。”姑娘坦然道。

素素……啧啧啧，这名字取得可真好，连人也长得像素菜似的，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

到了走廊的尽头，便可看见两间不同的净身房，一间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儿，一间散发着浓郁的脂粉味儿。脂粉只有女子才会用，由此可见那一间便是女子的净身房。那么，另一间……

蔺晚颜敏感地打了个喷嚏，看着那侍卫同情的眼神，她惨兮兮地抽了抽嘴角——他们该不会真要把她给阉了吧？

“小兄弟，这边走。”那些侍卫好心提醒她，伸手拽了拽她脏兮兮的长袖。

骤然回神，却发现方才还在自己身旁的素素姑娘已经随那门口等候多时的嬷嬷进了净身房。而她脚尖所指的地方，毫无疑问，自然是内侍阉割房了。

临到门口，蔺晚颜有些退缩，她停下脚步，胆怯地问身边的侍卫，道：“大哥，能不能先跳过这一关啊？”

“你这样临阵退缩的我们见多了，不过就一会儿你怕什么。再说钱都付了，你这会儿反悔还要交违约金呢！”



什么，违约金？！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蔺晚颜撇了撇嘴，还未来得及准备就被人一把推了进去。

里面肮脏不堪，遍地都是污水，四个粗犷大汉围着一张宽大的方桌而坐。方桌上摆满了各样器具，看得蔺晚颜直哆嗦。

见有人来了，其中一个领头的大汉放下手里的赌牌，不耐烦地指着身后的屏障道：“自己先进去脱了裤子等着，我过会儿就去。”

脱……脱了裤子等着？！蔺晚颜蒙了，却见那领头的大汉正挑选着那锃亮的器具，透过那明晃晃的刀背，她只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咽了口唾沫，蔺晚颜才道：“那个，大哥，这种事，要，要不还是我自己动手吧？”

“哟，小兄弟，这事儿你确定要自己动手？”那大汉从器具中抬起头来，好笑地看着她，手中的弯刀将蔺晚颜的脸衬得更为苍白。

蔺晚颜莫名地打了个寒战：“大哥，不瞒您说，我祖上原先就是做这行儿的，所以我多少还是懂一点的。”

闻言，那大汉有些纳闷：“你祖上既是做这行儿的，咋不让你祖上的人给你整呢？到时候直接来，多省事儿啊！”

“我这不也想着麻烦吗，反正到时候也得给你们检查来着，还不如直接在这儿做了。”

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大汉点点头，甩手扔给她一把匕首和一壶白酒：“那你就自个儿弄吧，我正好休息一会儿，不过你可得弄得麻利点，不然到时候出了差池那可就是要掉脑袋的事了！”

“是是是，小弟都明白的。”

蔺晚颜总算是舒了一口气，拿着东西快步走到屏障背后。那里的血腥味儿更加浓郁，简直让人想吐！她随意环视了一下，里面有三个大木桶，第一个注满了清水，第二个满是血水，最后一个用盖子半掩着，想都不用想也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动作快点儿啊！”方才那大汉又催促起来。

蔺晚颜咽了口唾沫，背对着屏障，将白酒洒在裤子上，颤巍巍地抓起了一旁的匕首……

少卿，屏障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啊——”

屋内的四个大汉听得毛骨悚然，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生怕她出什么事，便问道：“小兄弟，你没事儿吧？”

“没……没事……”屏障后传来了她破碎的声音，里面包含了无限的别扭与痛苦。

那大汉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起身正准备进去看看情况，却被她叫住：“等等，你们先别进来，我，我害羞……”

“那你快点啊！”

见他没进来，蔺晚颜总算是舒了一口气，用袖子擦了擦汗。她缓了口气，正准备将桶里的血水往身上染一点儿，却不料脚一滑，将那装满血水的桶给生生推倒了。

刹那间，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蔺晚颜只觉得整个人都跟掉进了臭水沟似的。

听到声响，原本坐回去的大汉又折返回来，看着满地狼藉，以及倒在血水中痛苦不堪的蔺晚颜，气恼道：“你怎的如此麻烦！”

蔺晚颜这下可不是装的了，她是真受不了这漫天恶臭，没吐出来就算是好的了。倏然，那大汉将她一把抓起，推向后门，道：“外边有个水池，你去好生洗洗，不然定是入不了宫的！”

蔺晚颜憋屈，哪有大姑娘家光天化日之下在水池里洗澡的？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

那大汉看她一脸为难，似是想起了什么，一拍脑门儿，道：“瞧俺，都忘了你小子害羞！水池对面有个澡堂，此时定然无人，你拿了干净衣服便速速去冲冲吧。”

听到门外的声响，估摸着是其他应聘的小哥要来阉割了，蔺晚颜拿了衣服便匆匆出了后门。绕过水池，朝澡堂溜了进去。



推门而入，其实这还真算不上是澡堂，充其量也就是个由屏障挨个儿隔开的别间罢了。透过那薄薄的屏障，还能看清另一方的景物。不过，蔺晚颜此时倒还想不了这么多，轻轻关上门，脱下衣服便走进了其中一个注满温水的木桶里。许是这温水有舒活筋骨的疗效，又或许是这几日奔波劳累，蔺晚颜没过多久便放松下来，一头长发披在桶外甚是亮眼。

蓦地，自屏障的另一方传来了轻轻的呼吸声。

——有人！

蔺晚颜一僵，双手护在胸前扭头朝那方望去，奈何水汽袅袅，实在看不出什么。静候了半晌，并未听到其他声响，又想到方才那大汉说此时应该没有一个人，她便再度放松了警惕。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她赶忙拿过一旁去味的皂荚，搓成粉末撒在水中，利落地清洗起来。

而屏障那方，正在假寐的男子听到声响缓缓睁开了双眸。透过迷蒙的水汽，他看到屏障另一方，有个披着长发露着白皙肩膀的男子正在沐浴。

不对，不是男子。

他微微眯眼，看到她露出水面的小半个酥胸，勾唇淡淡一笑。真有意思，这女人居然这么不怕死地在这阉割房的澡堂里洗澡，若不是他打发下人悄然来访，指不定还看不到这么有意思的一幕呢。

“谁？”耳畔传来细微的声响，蔺晚颜蹙眉问道。

他想，既然被发现了，那便没有再躲下去的理由，毕竟他可从来都不是个偷鸡摸狗的男人。可还未起身，门外便传来了方才替她放行的那个大汉的声音：“兄弟，你好了没？外边已经在清点人数了。”

蔺晚颜一听，一边应着，一边穿着衣服，粗声粗气道：“大哥你等等，我马上就好了！”

他一愣，却见她已经从水中走出来，一身白袍衬得她尤为清新脱俗。联想到她方才说话的口音，不由得笑了笑，心中已然明白几分。

蔺晚颜麻利地穿好衣服，为了保险起见，她将兜肚换成了裹胸带。虽说难受，但总好过暴露，毕竟欺君可是杀头之罪。套上最后一件蓝灰色的大褂，她束起长发便匆匆出了澡房，独留他一人静静回味。

蔺晚颜匆匆忙忙地赶过去，才发现其实点名也并没有什么，只需要报个到就行了。为了不耽误时间，那些领事公公见人来了，便将他们带入宫中，于翌日分配。由于尚未分配，因此他们这一群人都只好用过晚膳在监栏院住下。由于混得不太好的小内侍全都住在这里，所以原本狭小的床上全挤满了人，蔺晚颜抱着包袱看着堆积如山的人登时傻了眼。

她退后几步，拽了拽领事公公的袖子，可怜兮兮道：“公公，没有空的床铺了吗？就算是破房子我也愿意啊！”

那领事公公兴许是有洁癖，挥了挥袖子，用拂尘轻轻擦了擦她曾摸过的地方，发出一声嗤笑：“哟，这就受不了了？咱家原来进宫时，还和七八个内侍赤着身子躺一张床上呢！你这算什么？”

蔺晚颜咽了口唾沫，瞥了一眼拥挤如山的床铺，道：“那……公公，我睡外边成吗？”

闻言，那领事公公冷哼道：“你若是不怕大狼狗将你给叼走了，就尽管睡！不过咱家可给你说明白了，明儿若是迟到了，那可就只能去猪棚当差了！”

猪棚……蔺晚颜的眼皮跳了跳，回过神时公公已经领着人走了。

见她还傻愣着，床上早已脱光光的内侍们都朝她招了招手，道：“小包子，你还不歇息吗？”

小……小包子？蔺晚颜抽了抽嘴角，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不可思议道：“我叫小包子？”

方才开口的小鸽子不禁笑了起来，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我可是亲眼看到公公将你的名字改成了这个的。”

噗——蔺晚颜差点没一口唾沫喷死他。她先前不是替自己想好了



名字还登记了的吗？怎么现下还能改？而且居然还改得这么……二货兮兮的。

小包子，你全家都是小包子！她起身，拿着包袱准备走出去，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道：“兄弟们，晚安。”

看着她潇洒地走到门外，小鸽子不由得感慨：“啧啧，像人家这种要做大事儿的人从来都不跟我们这些小虾米挤在一起。”

话音刚落，他便听到满屋子的人爆笑，不禁疑惑道：“你们笑啥？”

方才的小瓜子缓缓开口：“小鸽子，你还不知道吧。现下蚊子正多，那个小包子出去了明儿定然顶着一脑袋的包！到时候看哪个宫哪个房的敢要这货！”

小鸽子一听，忽然明白了这么大热天他们死也要挤在一起的原因。——原来内侍心里也有心计啊！

藺晚颜来到院子里，巡视了一圈，果真如那公公所说，并没有多余出来能勉强睡一晚的屋子。她看着夜幕中璀璨的星辰，无奈地摇了摇头，瞥向一旁的大榕树。难道自己真要在树上凑合一晚，然后喂蚊子让屋里的那群家伙看她的笑话？这简直就是做梦！

藺晚颜三两下便爬上了树，将包袱里的衣服全都打开绑在树枝上，围成一个小小的封闭型帐篷，虽说简陋了些，但好歹还能睡。

她是谁？她可是藺晚颜！全天下第一的爬树女侠！咯咯，当然，都是自封的。

翌日，草草地吃完早膳，藺晚颜和小鸽子他们便都到敬事房门口集合了。

屋里，几个领事公公翻着各宫送来的人手报告，不时地留意一下哪个宫所需的人手多一些。

不过他们倒是不用考虑后宫，只因如今新皇登基三年之久，年且二十五，却尚未立一位妃子。不少大臣上奏，圣上都从未应允过，由此，外界纷纷传言说当今皇上不举。

少卿，领事公公统计好了人数，走了出去，开始分配。可是刚出去，就不由得愣住了。除蔺晚颜之外的其他人都垂着脑袋，双手异常躁动地挠着身上，看他们的模样，似乎是有意克制，却仍奇痒难耐。

那领事公公不由得一愣，吼道：“都给咱家抬起头来！”

闻言，众人纷纷抬头，乍眼一看，差点没吓死在场的各位。

原来，因为昨日天干气燥，屋子里又不通风，而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难免身上起了疹子，一挠便更加显眼。领事公公只觉得纳闷，怎么所有人都起了疹子，偏偏蔺晚颜没有呢？

他一个厉眼扫过去，以眼神质问，道：“你怎的没起疹子？”

蔺晚颜咽了口唾沫，无奈地耸耸肩，道：“公公，不瞒您说，我昨晚睡在树上了，用衣服搭的蚊帐。不信您看，我的背上还有勒痕，衣服也还是脏的呢！”

那公公倒也不好同她计较，毕竟皇上那边正缺一个随身小内侍，如今正急着，他只好将蔺晚颜分配到了朝阳殿，道：“随咱家去朝阳殿报到吧！”

众人一听，全傻眼了，这朝阳殿可是皇上住的地方，但凡是在这里头做事儿的，那将来定能有出息啊！能混个总管还说不定呢！

可偏偏让蔺晚颜捡了个大便宜，小鸽子不禁一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运气？

蔺晚颜还未回过神来，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去朝阳殿？”

“废个屁的话，还不快跟咱家走！待会儿去晚了，小心皇上要了你的狗命！”那领事公公毫不客气。

蔺晚颜赶忙跟了上去，方才小鸽子还跟她说谁要是能进得了朝阳殿那就能赚大把的银子，她还想着怎样才能进去呢，不想居然这么轻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那领事公公一边带着路，一边跟她交代道：“皇上不喜女人，所



以你日后千万别在他面前提女人，但凡是和女人有关的，都得闭口不提，知道不？”

蔺晚颜懂事地点点头，认真思索了半晌，才拉着公公道：“皇上不举吗？”

闻言，那公公步子一顿，身子一倾，险些没摔倒。蔺晚颜赶忙将其扶住，道：“公公，您没事儿吧？”

那公公用拂尘狠狠敲了敲蔺晚颜的脑袋，待那清脆的响声落下，他才恶声恶气道：“我说你，皇上哪里不举了？以后若是再胡说，休怪咱家缝了你的嘴！”

蔺晚颜一听，害怕地缩了缩脖子，赶忙道：“公公，我开玩笑呢，您可千万别当真，别当真。只是，皇上的名讳是什么？”

领事公公缓了口气，道：“皇上姓连名澈。丰南元年生，今年中秋正巧二十有五，先皇仙逝后，太后便去了岭南寺常伴青灯。皇上不曾有兄弟，唯有三个长公主，如今都已出嫁至邻国。至于皇后……”

公公说到此处顿了顿，蔺晚颜眨了眨眼：“还没有皇后的人选吗？”

“有是有，咱家听说皇上弱冠之前，曾和丞相千金有过婚约，不过皇上一登基便再未提过此事，丞相府那边倒也说千金尚且年幼，再等几年也不迟。”

丞相千金？不就是她吗……和她有婚约竟然是当今皇上？那她现在不是正往虎口里送吗？！不过公公说皇上不喜欢女人，那她只要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没什么危险了吧！

正想着，蔺晚颜忽然被推了一把，只听公公在一旁道：“皇上，这就是小包子了。”

“抬起头来。”大殿里，自案桌前，传来男子低沉温润的声音。蔺晚颜好奇地抬头去看。

连澈不禁一怔，隐约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她，却还是道：“李公

公先带她下去熟悉熟悉环境，晚膳时再来伺候朕吧。”

“奴才遵旨——小包子，随咱家走吧。”李公公将蔺晚颜从地上抓起来，拽着便走。

李公公领着她出了朝阳殿，这才有板有眼地教导她：“咱家方才同你说的话可都记住了？”

蔺晚颜点点头，好奇地打量着朝阳殿外的路，那大理石中镶嵌着的黄金宝石可差点晃花了她的眼啊！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傍晚你去伺候皇上用膳的时候，可得先用银针扎一扎，若是针没黑，那你就挨个儿试吃，切莫让皇上中了毒。皇上若是出了事，那就用你的狗命来抵！”

这语气听起来分明就是恐吓啊！蔺晚颜莫名地打了个哆嗦。可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直直地朝蔺晚颜飞来——蔺晚颜还未做出任何反应便被那团黑影给砸倒在地，定睛一看，砸她的竟是个蹴鞠！

她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抬头正要找那人理论，却不想只看一眼，便呆住了。

来者是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大眼柳眉，嘴唇微噘，双颊微红，一头墨色长发被发带轻轻束起，衬得他的皮肤更加白皙。一身褐色便服缀着金边，在阳光的照耀下生出圈圈光彩，形成朵朵光晕。这样的少年，很难让人移开眼睛。

待少年走近一些，李公公这才俯身叩首：“奴才叩见夏侯公子，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公子见谅。”

被唤作夏侯公子的少年轻轻点头，抬手无比镇定地示意他起身，从容不迫。

蔺晚颜用手撑着地，正准备起来，却见他细长的手指朝她一指，霸道道：“你——方才忘记给本公子行礼了。”

闻言，蔺晚颜一头黑线，从地上站起之际，只看着他身旁的侍卫将砸到她的蹴鞠从地上捡起，双手捧着将其献给他。